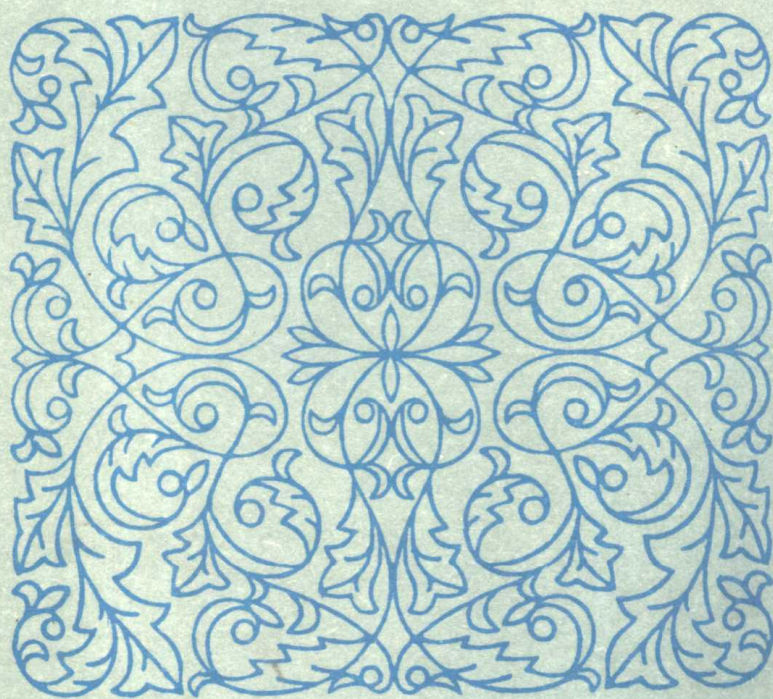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47 •



胡樸安著

中國文字學史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影印

家者滿壁因滿壁
 屋其中不可出槍破
 飛機現以物多經雖
 義難退賊我己舟
 車送物重復不學
 鍊鐵學行織何以尚
 多咬舌唾計齒文字孔蝕
 無怪咎田年兔夜哭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




操安自題



自序

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即甲午中日開戰之年。是時我年十七歲。讀書南昌。有以「聲」「音」「響」三字之義不同命題者。當時我只讀過朱注的四書及詩經。蔡注的書經。陳注的禮記。對於字義之分析。茫然無知。有人告我當檢查康熙字典。如其言在康熙字典中。得所引說文之說。有「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一語。又得所引說文注徐鍇之說。有「響之附聲。如景之著形」。一語。於是比例推測。作成一文。其緊要的三語。生於心者謂之聲。生於心有節於外者謂之音。發於此應於彼者謂之響。太蒙閱者之贊許。此為我研究文字學最初之動機。因此始知有說文一書。展轉求得淮南書局所刊之說文真本。讀之。毫不了解。而好之彌切。有人告我讀說文當讀段玉裁注本。又展轉求得崇文書局所刊之段注說文。讀之。毫不了解。仍如故。而好之彌切。仍如故。十八歲由南昌回涇。

縣。涇縣僻處萬山中。士子讀書者。只知做八股文章。無可問字之人。只有自己日夜苦讀。三年畧得其皮毛。沾沾自喜。如天顛也。馬怒也。尾微也。髮拔也。之類。記之極熟。於是開口與人談話。呼天必為顛。呼馬必為怒。呼尾必為微。呼髮必為拔。甚于趙宦光書也。必作毆。聞者不知云何。共非笑之。己則洋洋得意。自矜為淹博。而目人為淺陋。一日作五言詩兩句云。一聞前流綠。準護外見青。宣書以示人。閱者瞠目。蓋即用門聞也。戶護也。水準也。山宣也。之訓。其怪異如是。其尤怪異者。謂說文須有修改之處。如狗叩也。叩氣以守。則雞字當云。雞啼也。啼以報時。木冒也。冒地而生。則竹字當云。竹華也。華土而出。東動也。則南字當云。南暖也。西字當云。西淒也。北字當云。北沒也。其怪異而尤荒謬者。也。篆作 。女陰也。象形。象篆作 。人當云。男陽也。象形。地从土从也。地為土也。為陰。故从土从也。會意。天當作 。氣从气从人。氣為气。人為陽。故从气从人會意。公當是男字。八為兩股。兩股張

開而人見也。婦當作她。从女从也。不从帚也。男當是農字。力田為農。農从農田聲。意不明瞭也。婦當作婦。即是工字。男耕女織。織即工也。帚篆作。布篆作。形近而誤。如此怪異荒謬之說甚多。所改說文之形與義。幾及十之二三。不自知其怪異荒謬。以為古人造字不如我也。視坡者土之皮。滑者水之骨。東即棟字。曰為太極圖。甲骨文之白字。為男子生殖器之說。更為怪異。更為荒謬。紀元前八十年。清光緒三十年。我年二十七歲。開墾於蕪湖之萬春圩。時劉申叔在安徽公學當教員。陳仲甫寓在亞東書局。辨白話報。偶然晤談。聞我之說。輒大笑不止。而我猶不自悟見解之謬也。讀書不多。夜郎自大。每每如是。紀元前五年。清光緒三十年。我年三十歲。所墾之田。被水淹沒。來上海為商家司會計。因好讀說文之故。每以篆文寫帳。人不能識。猶之江良庭以篆書開方。而藥鋪無從發藥也。是時上海有一國學保存會。主持者為劉申叔。黃晦聞鄧秋枚。我到上海。即加入國學保存

會時常到其所設之藏書樓看書。自是耳目稍廣。始知以前怪異之說。過于怪異。真荒謬絕倫也。紀元前二年。清宣統二年。我年三十三歲。在國粹學報擔任編輯職務。關於文字學之書。披覽加多。而好之更甚。而言之亦稍慎。勿復以前之肆無忌憚矣。偶聞異說。必求得衆說之同然。按之于事。而是。反之于心。而安。而始言之。此為我研究文字學入正軌之時。時當民國初建。綫裝書人皆視為無用。文字學書。現在值一二元一冊者。當時不過一二角。元年二年之間。余以好讀文字學書之故。購買文字學之書。已有三百餘種。以後凡有關於文字學之書。無論新者舊者。苟為架上所無者。必設法買之。累年以來。積有七百餘種。雖未能每部詳細閱覽。大概皆涉其凡矣。但是文字學書。搜集的雖多。而自己著的文字學書。除學校講義外。則少之又少。即學校講義。亦是述前人之舊說。毫無自己之新說。如說轉注者。日新月異。我對於轉注之說。二十年來。仍本戴東原。灼爛之極。歸於平淡與。

抑老之將至。漸形退化。與我不能自知也。我只知以前不知言之不當。而膽大敢言。如公公等字之說。毫不自怍。見在則惟恐言之不當。心愈慎而愈不敢言。如轉注之說。仍守東原之舊而不改。所以我關於文字學。不敢有所著述。只時時欲編一部有統系的文字學書目。所搜集七百餘種之文字學書。強半有提要鉤玄之記錄。以為編目錄之用。適商務印書館以編文字學史見委。乃不辭而任之。十閱月而書成。輪廓雖具。以時間空間的關係。有許多不能自滿之處。其凡例見于緒言中。茲不復述。弟述我自己研究文字學之經過。聊以見編輯文字學史。非率爾操觚之比。亦不求人作序。以人之所言。不如自己所言之親切也。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涇縣胡樸安自序。

目錄

編首 緒言

文字學之定義與其範圍

文與字 製造文字與運用文字

著者個人對於六書說之定義

形聲義為文字學之三要素

文字學史之性質

文字學是學術的

文字學史是歷史的

編輯文字學史之四要

文字學明文字之源流

文字學史明學說之統系

採取文字學史之材料及其方法與態度

根據三百種以上之文字學書

廣博與真實

明文字學說之變遷

文字學史應注意三個問題

文字學史時代之區分

文字學書時代
 文字學前期時代
 文字學後期時代
 古文
 字學時代

第一編 文字書時代 自秦至隋

文字學之萌芽

六書總名見於周官
 六書分名見於漢書藝文志

文字歸納所得之名稱

文字書之原始

史籀十五篇
 八體六技

倉頡以下七篇

倉頡篇
 爰歷篇
 博學篇
 凡將篇
 急就篇
 元尚篇

訓纂篇

倉頡以下七篇之體例與僅存之急就篇

大抵以三字七字為句亦有四字句者 急就篇各家之注本

七篇以外之文字書

三五

揚雄之文字書

蔡邕之文字書

杜林之倉頡訓纂與倉頡故

班固之太甲篇與在昔篇

賈飭之滂喜篇

崔瑗之飛龍篇

衛宏之古文官書

郭顯卿之雜字旨與古今奇字

許慎之說文解字

三九

許慎之傳畧

著說文解字之動機

分部之創舉

字形之畫

一 古音之參考

古義之滙總

能溯文字之原

能為語

言學之輔助

能為古社會之探討

三國至隋已佚之文字書

五一

「隋書經籍志」

「舊唐書經籍志」

「新唐書藝文志」

三志之總表

三國至隋文字書之輯佚

六五

「玉函輯佚」 「黃氏佚書考」 「小學鈞沈」 「小學鈞沈讀編」 四書之總表

呂忱字林之輯佚

字林承說文而作亦有補說文之闕 字林可為說文之參考 任

七八

大椿字林考逸 陶方琦字林考逸補

顧野王之玉篇

八四

玉篇部首與說文部首之異同 顧野王玉篇原本與孫強等增刪之

本 玉篇各部之字數增多于說文解字各部之字數 增多說文

解字十一倍之皮部三十五字考 玉篇原本四條

第二篇 文字學前期時代 唐宋元明

李揚冰之擅改

一〇五

徐鍇之駁李陽冰

李陽冰所說之五十一字

一〇五

顏師古顏元孫之正字體及郭忠恕之佩觿

一一三

顏師古字樣

顏元孫千祿字書

婁機廣千祿字書

郭忠恕

佩觿

釋適之金臺字考

顏愍楚俗書正誤

王

字書誤讀

正字體之復古編等

一一八

張有復古編

吳均增修復古編

曹本續復古編

周伯琦六

書正謫

李文仲字鑑

趙曾望字學舉隅

張式曾說文證異

張參賈昌朝之羣經文字

一二三

張參五經文字

玄度九經字樣

賈昌朝羣經音辨

唐式后之初制新字

一三〇

唐式后以前秦博士孫亮等初制之新字

唐式后初制之二十一新

字 唐代已佚之文字書

徐鉉之校訂

一三四

徐鉉校訂之功不可沒

徐鉉校訂疎處由于不明形聲之理

徐鉉之繫傳

一三九

徐鉉刪去聲字猶著疑詞於下

徐鉉通釋之內容

關於徐鉉之

駁議

李燾之改編

一四五

自李燾改編後自宋至明少見始一終亥之本

王荆公之字說

一四八

以己意說文字

其書已逸猶存一二於各筆記中

司馬光等之類篇

一五一

類篇與集韻並行集韻以韻分部類以形分部

類篇合重音共計五

萬三千一百六十五字

類篇九例

類篇增加說文解字之字多

累增字且有重複

玉篇所有之字亦有不見于類篇者

薛尚功王保等之鐘鼎文字

一五九

考古圖

續考古圖

博古圖

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畧有文

字學之趨勢

王保之嘯堂集古圖不及薛書

郭忠恕夏竦之六藝文字

一六三

郭忠恕汗簡搜集七十一家之古文字

夏竦古文四聲比汗簡多搜

集二十七家

四庫目書提要對於古文四聲之批評

洪适之漢碑文字

一八三

洪适關於漢碑之書有四已逸其一缺其一

隸釋隸續在文字學上

之價值

錢大昕對於洪适之批評

婁機漢碑字原可為洪書之

輔

鄭樵等之六書說

一八九

象形 鄭樵說

張有說

戴侗說

楊桓說

趙古則說

王應電說

目錄

七

趙宦光說

指事 鄭樵說 張有說 戴侗說 楊桓說 劉泰說 周伯琦說

趙古則說 王應電說 朱謀瑋說 張位說 趙宦光說 吳元滿

說

會意 鄭樵說 張有說 戴侗說 劉泰說 楊桓說 周伯琦說

張位說 吳元滿說 趙古則說 王應電說 趙宦光說

形聲 鄭樵說 張有說 戴侗說 楊桓說 劉泰說 周伯琦說

趙古則說 王應電說 朱謀瑋說 張位說 吳元滿說 趙宦光

說

轉注 鄭樵說 張有說 戴侗說 楊桓說 劉泰說 周伯琦說

趙古則說 王應電說 楊慎說 朱謀瑋說 張位說 陸深說

吳元滿說 趙宦光說